

通过人际交往创建良好伙伴关系

文：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和核安全部国务秘书 宫特·阿德勒（Gunther Adler）先生专访，
2017年1月

阿德勒先生，中国和德国在城市创造方面的起始条件完全不同，两国之间又如何互相学习呢？

我们生活在迥然相异的体制中，有着不同的外部条件，当我们接受这一事实却依然为共性问题找到共性答案时，这有着很深的意义。我们就是这样找到了中德城镇化伙伴关系的基础，并用大量课题加以填充和打造。我们共同开展关于气候保护目标和环境政策的讨论。作为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和核安全部的国务秘书，我怀着极大的兴趣，与北京的中国部委伙伴们探讨住宅建筑节能、住宅区开发、智能城市和气候友好型低碳城市等问题。在这些及其他领域，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中国在有些方面是极具创新精神的。中国的低碳城市模式已经十分领先了。

您能否举一个对话效果最显著的例子？对话有哪些具体成果？

历时最久的项目是“节能建筑”这个综合性课题，我曾在不同职务上参与了这个项目。十多年前，中方携手德国能源署（dena）在北京启动该项目。在北京，我们与伙伴们共同迈出了第一步，例如对板式建筑小区进行节能改造。直到今天我都坚信，这个第一步十分重要，且成绩斐然。我们在历年中了解到了节能主题如何站稳脚跟，如何在中国的经济生产中得到落实。对我而言，这是说明有效知识转移最贴切的一个例子。尽管有着战略交集和共同利益，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会有哪些冲突点？在我的代表团中经常有公司代表。我听说了一些共同的想法是怎样提出的，而有时要实现这些想法又是多么困难。其原因往往在于中德双方对于版权保护和以 51:49 比例占多数股份的合资公司有着不同的设想。在这些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开放。即使到了今天，这种开放程度也都不一定符合德国经济界的期望。怎样可以把“参与”这一点纳入到城镇化伙伴关系中？将“参与”作为主题纳入到城镇化伙伴关系中并非难题，而是双

方的共同愿望。中国的愿望是在这方面打造一个可控制的过程。近几年中获得的一个认识是，批判性地看待城市发展规划并非是对体制的批判，而是更能赋予人以认同感。同时，中国存在的环境保护运动也并非要在总体上针对政府、政策或者体制，而只是针对空气污染这一个方面，需要采取一些有效措施。

如果您想要展示文化在地区发展和城市转型中的作用，您会带中国官员前往德国的哪些地方？

比如在鲁尔区，我会参观“关税同盟煤矿”。这个生机勃勃的文化中心尤为清楚地展现了鲁尔区的结构转型。另外可以考虑介绍将旧铁路线变成横贯伍珀塔尔的自行车线路的改造工程。因为这个项目让我们成功地将许多住宅区与不同的社会阶层相互连接在一起。作为莱比锡人，我也会将视线投向莱比锡，展示文物保护性改造有哪些潜力以及如何借助这种方案建设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中心。除了大都市，中国的小城镇肯定可以向莱比锡学习，吸取一些方法化为己用。

您认为“城市创者”项目潜力何在？

如果能让会面和会议都有后续，那么这就是在开始一个非常有益的伙伴关系。我指的并不只是持续不断的专题讨论，而主要是指兴趣相同者个人之间共处、汇聚并形成一個亲密的集体。如果在中国的一个小城镇找到一位感兴趣的市长，最好是他或她为与德国方面的城镇合作提供支持和实施的条件，也会是一个很好的着眼点。

本次采访由何凯迪和思尔闻于 2017 年 1 月在 BMUB 进行。

宫特·阿德勒 (Gunther Adler) ,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和核安全部国务秘书。1963 年生于莱比锡，首先在莱比锡攻读人类医学，逃离东德后在科隆继续学业，最后在波恩学习政治学、社会学和国家法。曾任德国社民党 SPD 前主席及前联邦议院党团主席福格尔博士 (Hans Jochen Vogel) 助手。在约翰内斯·劳 (Johannes Rau) 任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及之后任德国联邦总统期间，在其州长办公室和总统办公厅工作多年。2004 年至 2008 年，任社民党理事会办公室主任；自 2008 年起在德国联邦交通、建筑和城市发展部历任政治规划负责人和对外经济处负责人。2012 年至 2014 年，任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建设、住房、城市发展和交通部国务秘书。自 2014 年 4 月起，任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和核安全部国务秘书。